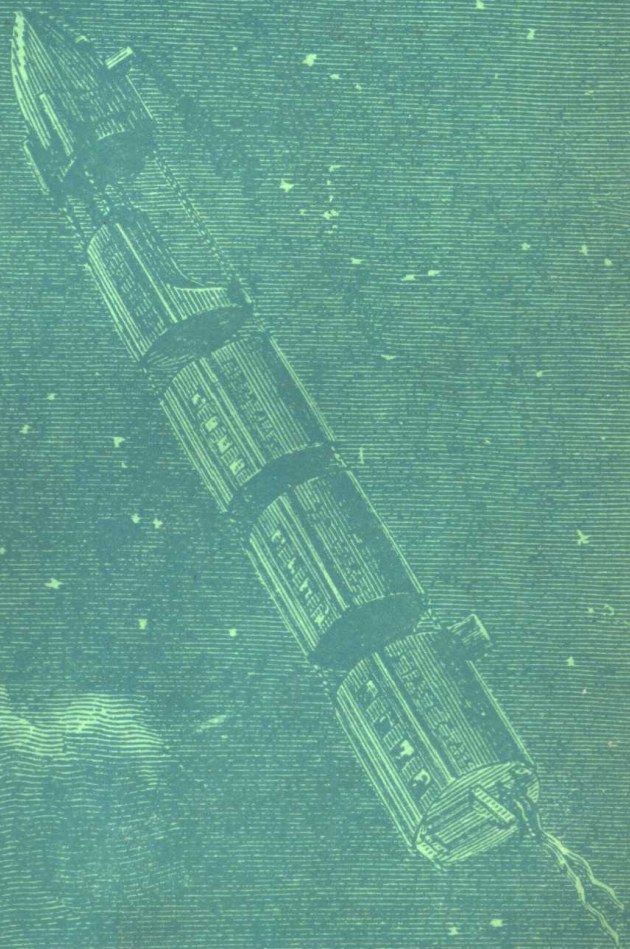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从地球到月球



从地球到月球

儒勒·凡尔纳著 李仓人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从地球到月球

〔法〕儒勒·凡尔纳著 李仓人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6 3/4 印张 2 插页 116 千字

1979年8月北京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定价0.56元

内 容 提 要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世界月球大炮俱乐部（这是广女明才的俱乐部）主席巴比康提议向月球发射一颗炮弹，建立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联系。法国冒险家米歇尔·阿当获悉这一消息后，建议造一颗空心炮弹，他准备乘这颗炮弹到月球去。

巴比康、米歇尔·阿当和尼布第蒙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一八××年十二月一日乘这颗炮弹出发了。但是他们没有到达目的地，炮弹并没有在月球上着陆，而是在月球二万八千里远的地方绕月运行。

这三位冒险家的命运如何，只有通过天文家的观测，只有两种可能。月球的引力在炮弹飞行过程中，最后到达目的地；另一种可能是炮弹被月球引力吸引，在月球表面绕月运行。

JULES VERNE
DE LA TERRE À LA LUNE
LIBRAIRIE HACHETTE
PARIS, 1915

目 次

第 一 章	大炮俱乐部.....	1
第 二 章	巴比康主席的报告.....	11
第 三 章	巴比康的报告所产生的效果.....	20
第 四 章	剑桥天文台的回信.....	26
第 五 章	月球的故事.....	31
第 六 章	在美国不可能不知道的和不允许相信的东西.....	38
第 七 章	炮弹的赞歌.....	43
第 八 章	大炮的历史.....	55
第 九 章	火药问题.....	62
第 十 章	二千五百万朋友和一个敌人.....	71
第 十 一 章	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	78
第 十 二 章	世界的各个角落.....	86
第 十 三 章	乱石岗.....	94
第 十 四 章	丁字镐和泥刀.....	102
第 十 五 章	铸炮节.....	109
第 十 六 章	哥伦比亚炮.....	113
第 十 七 章	一封电报.....	122
第 十 八 章	阿特兰塔号上的乘客.....	123
第 十 九 章	大会.....	135
第 二 十 章	攻和守.....	145

第二十一章	法国人怎样排难解纷.....	157
第二十二章	美国的一位新公民.....	167
第二十三章	“炮弹车厢”.....	175
第二十四章	落基山的望远镜.....	182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准备.....	189
第二十六章	“开炮!”.....	197
第二十七章	阴霾.....	205
第二十八章	新星.....	209

第一章

大炮俱乐部

在南北战争时期，美国马里兰州中部的巴尔的摩城成立了一个很有势力的新俱乐部。我们知道，当时在这些以造船、经商和机械制造为业的人们中间，军事才能是怎样蓬勃地发展起来的。许多普普通通的商人，也没有受到西点军校的训练，就跨出他们的柜台，摇身一变，当上了尉官、校官，甚至将军；过了不久，他们在“作战技术”上就和旧大陆的那些同行不相上下，同时也和他们一样，仗着大量的炮弹、金钱和生命，打了几次胜仗。

但是美国人特别胜过欧洲人的，是在弹道学方面。这倒不是说他们的枪炮达到了怎样精良的程度，而是它们的体积大得出奇，因而射程远，这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在擦地射击、俯射或者直射、侧射、纵射或者反射方面，英国人、法国人、普鲁士人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但是他们的大炮、榴弹炮、臼炮和美国的那些可怕的武器一比，就好象袖珍手枪了。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美国人，世界上第一批机械学家，跟意大利人天生是音乐家，德国人天生是哲学家

一样，他们是天生的工程师。所以看到他们把他们大胆的发明才能运用到弹道学上，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些巨型的大炮虽然不象缝衣机那样有用，可是却同样的惊人，而且受到更多的称赞。这种不可思议的武器，我们知道的有派罗特、道格林、罗德曼等人的杰作。欧洲人的“安姆斯强”、“巴利赛”、鲍烈的“特洛依”^①只好在它们海外的对手面前低头了。

因此，在北方人和南方人死拚的时候，大炮发明家占了首要地位，联邦的报纸热烈地祝贺他们的发明，以至于连小商人和天真的“傻瓜”也没有一个不在日夜绞尽脑汁，计算枯燥无味的弹道。

一个美国人如果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就去找另外一个美国人合作。凑足了三个就选一个主席，两个秘书。有了四个就指定一个人做档案管理员，这样，他们的办事处就开始工作了。有了五个就召开大会，成立俱乐部。巴尔的摩的情形就是这样。第一个发明一种新式大炮的人同第一个铸炮人和第一个镗炮筒的人进行合作。这是大炮俱乐部的核心。俱乐部刚成立了一个月，就吸收了一千八百三十三个正式会员和三万零五百七十五个通讯会员。

凡是愿意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必须具备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他曾经发明或者至少改良过一种大炮，没有大炮，任何一种武器都可以代替。不过话得说清楚，发明十五响的左轮手枪、回旋式卡宾枪或者马刀式短枪的人是得

^① 这些都是欧洲有名的大炮。

不到重视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炮发明家总是高人一等。

“他们受到的尊敬，”有一天，大炮俱乐部的一位最博学的演说家说，“是和他们大炮的‘体积’相称的，和他们的炮弹达到的‘射程的平方成正比’的！”

假如再发挥下去，就会把牛顿的万有引力搬到道德领域里来了。

大炮俱乐部成立以后，美国人的发明天才在这方面所能产生的成果，是不难想象的。武器的体积大得惊人，炮弹飞出了限定的界线，把没有恶意的行人轰为两段。所有这些发明把欧洲那些寒碜的武器都远远抛在后面了。我们看了下面这几个数字，就能够有一个公正的概念。

以前碰到“时运”好，三十八磅的炮弹才能在三百英尺以外，从侧面打倒三十六匹马和六十八个人。这是制炮学的幼儿时期。以后炮弹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罗德曼炮发射的半吨重的炮弹，能在七英里以外，轻而易举地打倒一百五十匹马和三百个人。以致大炮俱乐部要做一次正式的试验也成了问题。不幸的是，即使马同意做试验，人却无法找到。

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大炮的杀伤力是非常可怕的，每一次开炮，战士们都像镰刀底下的麦穗一样纷纷倒下。一五八七年，库特拉的那颗有名的炮弹夺去了二百五十个人的战斗能力；一七五八年，索尔多弗的另外一颗炮弹杀死了四十个步兵；一七四二年，凯塞尔斯多尔弗的那尊奥地利大炮每炮轰倒七十个敌人；但是和罗德曼炮弹比起来，它们有什

么了不起呢？耶纳或者奥斯特利茨的那些决定战役的惊人的炮火又算得了什么呢^①？在南北战争时期，我们见识得可多哩！在葛底斯堡战役中，一尊螺旋式炮发射的一颗圆锥形炮弹击中了一百七十三名南部联邦的士兵；在强渡波托马克河的时候，一颗罗德曼炮弹把二百一十五名南军送到了极乐世界。这儿应该提一提大炮俱乐部杰出的会员和常任秘书梅斯顿发明的一种可怕的臼炮，它的杀伤能力特别强，试炮时一炮就打死了三百三十七个人。真的，轰的一声就解决了。

对这几个说服力这样强的数字，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呢？没有了。那么，我们就爽爽快快地承认统计学家皮特凯恩做的统计，不要争长论短了。他拿大炮俱乐部的人数，去除被他们的炮弹打倒的人，发现他们每人“平均”杀死了二千三百七十五点几人。

从这样的数字看起来，这个科学团体唯一的工作，显然就是在博爱的目标下毁灭人类和改良被他们当做文明工具的武器了。

这是一群凶神恶煞，可是又不失为世界人民优秀的儿子。

这儿应该附带说明一下，这些经得起考验的美国人，不光研究研究公式就算了，他们还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呢。在他们中间有各级军官，从少尉到将军，有各种年龄的军人，有的在战争中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有的在炮架上一直待到

^① 以上几个地名都是欧洲有名的战场。

老。很多人长眠在战场上，他们的名字列入了大炮俱乐部的光荣名册，生还的人大部分都带着不容争辩的勇敢的标志：拐杖、木腿、假臂、代替手的铁钩、橡皮牙床骨、银脑盖骨、白金鼻子，样样俱全，皮特凯恩也做过这样的统计，在大炮俱乐部里，平均每四个人分不到一条完整的胳膊，六个人才有两条腿。

但是那些勇敢的大炮发明家却不在乎这些，每当战役结束，战报登出了相当于消耗的炮弹十倍的伤亡数目时，他们就感到自豪，说实在的，他们有权利这样做。

但是有一天，那是一个阴沉、凄凉的日子，战争中的幸存者签订了和约，爆炸声慢慢地停了，白炮沉默了，罩着炮衣的榴弹炮和加农炮被运回军火库里，炮弹堆在工厂里，血淋淋的回忆慢慢地消褪了，在上了大量肥料的田野里，棉花长得非常茂盛，丧服随着悲哀一起消失了，大炮俱乐部也无事可做了。

几个热情的工作者还在埋头计算弹道；他们还在梦想发明巨大的白炮弹和无可比拟的榴弹。但是脱离了实践，这种空虚的理论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俱乐部的厅堂里冷落起来了，侍役在接待室里睡大觉，报纸在桌子上发霉，阴暗的角落里传来了忧郁的酣声，从前是那么爱吵闹的大炮俱乐部的会员们，现在都被悲惨的和平压得闷声不响，沉入空想的制炮学的梦乡里去了！

“真够惨的！”有一天晚上，勇敢的汤姆·亨特在吸烟室的壁炉旁边说，他那两条木腿眼看就要烤成炭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多无聊的生活！每天早上快

乐的炮声叫醒你的那种日子到哪里去了呢？”

“那种日子再也不会来了，”精神焕发的倍尔斯贝试着伸一伸他那已经失掉的胳膊回答说。“那时候可真有意思！谁要是发明了一种榴弹炮，炮刚铸成，就拿到敌人面前去实地试验；接着，他带着席尔曼的鼓励，或者和麦克克利兰拉拉手^①，回到兵营里！可是现在，将军们都回到他们的柜台那儿，他们不再运输炮弹，却运输对谁也都没有害处的棉花包去了。唉！炮神巴尔勃啊，美国制炮学的前途实在不堪设想了！”

“是的，倍尔斯贝，”布鲁姆斯伯里上校大声说，“真叫人灰心！当初我们抛弃了安静的习惯，练习使用武器，离开巴尔的摩到战场上去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可是刚过了两三年，又不得不扔掉千辛万苦换来的成果，两手插在口袋里，过这种悲惨的游手好闲的日子。”

话虽这样说，这位勇敢的上校却不能做出这种游手好闲的姿态，虽然他并不缺少口袋。

“什么战争的希望都没有了！”这时候，大名鼎鼎的梅斯顿用铁钩子搔着他那用古搭波胶做的脑壳说。“天边没有一点乌云，而偏偏在制炮学方面这正是大有可为的时候！老实对你们说吧，今天早上我完成了一种臼炮的图样，平面图、横断面图和纵断面图也都绘好了，它注定要改变作战的法则！”

“真的吗？”汤姆·亨特不由得想起了可敬的梅斯顿上

① 席尔曼 (William Sherman 1820—1891) 和麦克克利兰 (George-Brinton Mac Clellan 1826—1885) 都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优秀将领。



大炮俱乐部的炮兵们

次的实验，就这样问。

“真的，”对方回答说。“不过，做了这么多工作，克服了这么多困难，究竟有什么用呢？这不是白白地浪费精力吗？新世界的人民好象约好了要和平地生活下去，连我们那斗志昂扬的《论坛报》^①也预言人类将来的灾难只可能是由可怕的人口增加引起的！”

“不过，梅斯顿，”布鲁姆斯伯里上校说，“欧洲还在为维护民族自决的原则而进行战斗哩！”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也许可以到那边去碰碰运气，假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

“你这样想吗？”倍尔斯贝叫起来了。“替外国人研究弹道学！”

“这总比不研究好吧，”上校反驳他说。

“毫无疑问，”梅斯顿说，“当然比较好，不过我们不应该朝这方面想。”

“为什么？”上校问。

“因为旧世界的晋级观念和我们美国的习惯是背道而驰的。一个没有以少尉身分服兵役的人居然当了将军，对他们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换句话说，一个人不亲手铸大炮就不能当个好炮手！所以事情很简单……”

“真是荒唐可笑！”汤姆·亨特一面用猎刀削椅子扶手，一面回答，“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去种烟草或者炼鲸鱼油

① 美国一家最激烈的废奴主义报纸。——原注

了！”

“什么！”梅斯顿用响亮的声音叫道，难道我们再也不能利用我们的晚年改良枪炮了！再也没有机会试验我们炮弹的射程了！我们的炮火再也不会照亮大气层了！再也不会发生国际争端，使我们可以和一个大西洋强国宣战了！难道法国人就不会击沉我们的一艘轮船，英国人就不会违反国际法，绞死我们三四个同胞！”

“不，梅斯顿，”布鲁姆斯伯里上校回答说，“我们不会有这样的福气！不！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且，即使发生，我们也无法加以利用！美国人容易激动的感情越来越淡薄了，我们只好把衣钵传给娘儿们！”

“是的，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倍尔斯贝说。

“这是人家逼的！”汤姆·亨特愤愤地说。

“这都是实在的情形，”梅斯顿又激烈地说，“现在就有成千个打仗的理由，可是他们却不打！他们舍不得胳膊和腿，而这只对那些不知道使用它们的人有好处！瞧！不必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战争的理由，北美洲早先不是属于英国人的吗？”

“毫无疑问，”汤姆·亨特拿拐杖狠狠地拨着炉火回答说。

“很好！”梅斯顿接着说，“为什么不应该轮到英国属于美国人呢？”

“这真是天公地道，”布鲁姆斯伯里上校回答说。

“你们去告诉美国总统，”梅斯顿大声说，“看他怎样接待你们吧！”

“他不会好好地接待我们的，”倍尔斯贝咬着牙齿嘟囔，那四枚牙齿是他从战争里抢救下来的。

“我起誓，”梅斯顿叫道，“下次大选，他再也别指望我的选票！”

“也用不着指望我们的！”那几个好战的残废军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现在，”梅斯顿又说，“总而言之，假如得不到在真正的战场上实验我的新臼炮的机会，我就退出大炮俱乐部，跑到阿肯色州的草原里一死了事！”

“我们跟你一起去，”和大胆的梅斯顿在一起谈话的人齐声应道。

情况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俱乐部受到了不久就要解散的威胁。恰巧在这个当口，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制止了这个可悲的灾难。

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俱乐部的每一个会员都收到了一份通知，上面写着下面几句话：

大炮俱乐部主席荣幸地通知他的会员，他将在本月五日的会议上作一个非常有趣的报告。因此，他请求他们接受这次邀请，届时放下一切事务，前来参加会议。

大炮俱乐部主席

因倍·巴比康

巴尔的摩，十月三日

第二章

巴比康主席的报告

十月五日下午八时，联邦广场二十一号大炮俱乐部的各个客厅里都挤满了人。居住在巴尔的摩的全体会员都接受了他们的主席的邀请。通讯会员成百上千地从一列列快车上涌到城里的大街上，会议厅虽然很大，可是这许多科学家还是找不到座位，因此连隔壁的几个客厅，走廊尽头，一直到外面的院子，都挤得满满的。在那儿，他们和挤在门口的普通公民汇合在一起。那些公民都渴望听到巴比康主席这次重要的报告，推呀，撞呀，表现着“自治”观念教养出来的群众所特有的那种行动自由，你拥我挤，大家都想钻到前面去。

那天晚上，一个待在巴尔的摩的外国人甚至出了高价也没能挤到大厅里去；大厅是专门为本地会员或者通讯会员准备的，除了他们以外，谁也不能占用那里的座位，连城内的知名人士和市政官员也不得不混在受他们统治的群众中间，留心地听里面传出来的新闻。

那座宽大的大厅确是一个奇观。宽广的会场和它的目的很相称。高大的柱子是叠起来的大炮做成的，粗大的白炮当做柱基，柱子支撑着拱形圆顶的精细的铁架，那是用打眼机打出来的真正的铸铁花边。墙上陈设的喇叭口短枪、短铳枪、火绳钩枪、卡宾枪以及所有古代的和现代的武器，向四方伸展着，形成图画般的集锦。煤气灯从上千支手枪